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七十八回 黑風珠四將喪命 白龍帶伍連遭擒

詩曰： 衰草青霜鬼火磷，征夫血淚灑荒墳。為民為國從來苦，千古沙場泣旅魂。

話說普風進到牛皮帳中，山獅駝同著連兒心善一齊迎接，見禮坐定。山獅駝開口道：「前日四狼主敗回，曾說是國師寶珠龍龍俱被宋兵破了，也吃了他一虧。不知今日國師從何而來？」普風笑道：「諒宋朝這幾個小毛蟲，有何難剿滅？前日僧家祇顧貪功，不曾防備得，一時去劫他寨，中了他的奸計。僧家明日出陣，必殺盡那些小毛蟲，以泄我恨也。」山獅駝大喜，當夜安排酒筵款待普風，吃至更深方歇。

次日，普風也不乘騎，帶領三千人馬，步行來至陣前，大聲吆喝：「普風佛爺在此，叫那些小毛蟲，一齊兒都來受死！」那宋營小校慌忙報入中軍：「啟上元帥，前番那個普風和尚，又在營門外討戰。」岳雷聞報，皺著眉頭，悶悶不樂。眾將道：「元帥自受命出師以來，曾殺得兀朮望風而逃，何懼一和尚，這等遲疑？」岳雷道：「列位不知，大凡行兵，最忌是和尚、道士、尼姑、婦女。他們俱是一派陰氣，必然皆倚仗著些妖法。如今這個和尚逃去復來，必有緣故，我所以遲疑也。」諸葛錦道：「元帥之言，甚是有理。不如且將『免戰牌』掛出，再思破敵之計。」話還未畢，左邊閃出吉青，大喝道：「胡說！我們堂堂大將，反怕了一個和尚，況是敗軍之將！你這牛鼻子這等害怕，還要做甚麼軍師！你看我不帶一名兵卒，空手去拿來，羞死你這牛鼻子！」旁邊走過梁興、趙雲、周青三個一齊道：「吉青說得有理，小弟們和你同去。」牛皋道：「且慢！你們要去，須得我來壓陣，方保無事。」四人道：「牛哥也去，極好的了！」五個人也不由岳雷作主，竟自各拿兵器，出營上馬去了。諸葛錦跌腳道：「這和尚去而復來，必有妖法！元帥，你乃三軍司命，何不令他轉來！」岳雷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他乃父輩，非比他人，況未見輸贏，有牛叔父壓陣，料不妨事。祇點幾位弟兄們去接應便了。」當時就命陸文龍、關鈴、狄雷、樊成四員小將領命到陣前接應，不表。

且說吉青等四人來到陣前，牛皋壓住陣腳，祇見對陣普風站立在門旗之下，高叫：「宋將慢來，可叫岳雷出來會我。」吉青衝馬上前，大喝道：「呔！賊禿驢，殺不盡的狗驢子！前日被你逃脫，好好的去敲梆化緣度日罷了，又到這裡來做甚麼？」普風大怒，罵一聲：「醜蠻子！待佛爺超度了你罷！」便舉起鐵禪杖打來。吉青舞動狼牙棒，架開禪杖，回棒就打。兩人斗了□幾合，未分高下，那趙雲、梁興、周青三人熬不住，各舉槍又大刀，三般兵器，一齊上來。普風那裡招架得住，忙向腰邊袋中摸出一件東西來，名為「黑風珠」，拋起空中喝聲：「疾！」祇見起一陣黑風，那顆珠在半空中一旋，一變□，□變百，一霎時，變做整千整萬的鐵珠，有碗口大小，望著吉青等四人頭上打來。牛皋在後看見，連忙取出「穿雲箭」，一箭射去。那珠紛紛的落下地來，仍變做一顆。那普風是在地下的，等到牛皋要下馬，已被普風連箭搶在手裡。牛皋連忙上前看時，說道：「啊呀，不好了！」正在慌張，不想吉青等未曾防備，早被鐵珠打下馬來，可憐弟兄四人，俱各死於非命！正叫做：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前亡！

普風正待招呼軍士來取首級，這裡牛皋、陸文龍、關鈴、狄雷、樊成各舉兵器，一齊向前，將普風圍住廝殺。宋營軍士將吉青等四人屍首搶回。牛皋和普風戰了一回。普風看來殺不過，又佔住雙手，用不得法寶，祇得就地縱起祥光，逃回營去。牛皋等因喪了吉青弟兄，無心戀戰，鳴金收軍。回到營中，各自痛哭了一場。吉成亮哭得死去復醒。元帥吩咐備辦棺木，成殮已畢，祭奠一番，吉成亮換了一身孝服。元帥又命諸葛錦就在山岡邊，擇一高阜去處安葬。

過了兩日，又見軍士來報：「普風又在營前討戰。」吉成亮聽見，便啼啼哭哭上前來稟，要去與父親報仇。岳雷道：「賢弟，且寬心！那妖道的妖法厲害，慢些與他交戰，待我與軍師想一妙計，方可擒他。」吉成亮道：「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如何緩得！」旁邊這些小爺們，又一齊叫將起來道：「豈有此理！若是元帥這等畏縮，怎能得到五國城去，迎得二聖還朝！我們一齊出去，且把這妖和尚捉來，與四位叔父報仇。」一聲聲你爭我嚷。岳雷無奈，祇得命眾人分作左中右三隊，自領眾軍壓住陣腳，一齊放炮出營。

來到陣前，但見普風手提禪杖，帶領三千軍士，正在吆喝。吉成亮大罵：「禿驢！傷我父親，快快償還我的命來！」提起開山斧，沒頭沒臉的亂砍。那普風也不及回言，舉起禪杖迎戰。這裡關鈴、狄雷、張英、王彪等，又錘刀棍一齊上。普風那裡招架得住，虛晃一杖，跳出圈子外，一手向豹皮袋中摸出一件東西來，卻是小小一面黑旗，不上一尺長短，名為「黑風旗」，拿在手中，迎風一展，霎時就有五六尺。普風口中念念有詞，把旗連搖幾搖，忽然平地裡刮起一陣惡風，吹得塵土迷天，黃沙撲面，霎時間烏雲閉日，黑霧迷天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對面那分南北。那黑霧中冰牌雹塊，如飛蝗一般的望未陣中打來，打得宋營將士叫疼喊苦，頭破鼻歪。普風招呼眾軍上前衝殺一陣，殺得宋兵星飛雲散，往後逃命不及。普風率領番兵，直趕下□餘里，方纔天清日朗。普風得勝，收軍回營。

這裡岳雷直退至三□里安營。計點將士，也有打破了頭的，也有打傷了眼的，幸得不曾喪命。手下軍兵被殺的，馬踐的，折了千餘人馬，帶傷者不計其數。岳雷好生煩惱，對軍師道：「這妖僧如此厲害，如之奈何！」諸葛錦道：「元帥且免愁煩！小生算來，眾將該有此一番磨難，再遲幾日，自有高人來破此陣也。」岳雷無可奈何，一面調養將士；一面安排鐵菱鹿角，以防妖僧乘勝劫寨。

過了兩三日，忽有小校來報：「營門外來了一個道人，說道牛老將軍是他的徒弟，今有事要見元帥。」岳雷聽報，喜出望外，連忙同了牛皋出營，迎接進帳各見禮畢。牛通、何風謝了救命之恩。鮑方祖先開口道：「貧道方外之人，本不該在於紅塵纏擾。但今紫微治世，宋室運合中興。元帥興兵掃北，被那妖僧阻住，故特來相助一臂之力。」岳雷大喜，就取過兵符印信，雙手奉與鮑方祖道：「不才碌碌無知，謬膺重任，被番僧殺敗，誠乃朝廷之罪人！今幸師父降臨，實皇上之洪福！就請師父昇帳發令。」鮑方祖道：「元帥不必如此！那妖僧本是蜃華江中一個烏魚。因他頭戴七星，朝禮北斗一千餘年，已成了氣候。近因令尊身害了烏靈聖母之子，故此命他來擊你的肘。全靠著這些妖法，並無實在本事。元帥可命軍士仍於界山前紮營，他必來討戰！不論著那位將軍出陣，等他放出妖法之時，待貧道收了牠的來，就無能為了。」岳雷大喜，一面整備素齋款待，一面傳令三軍飽餐一頓。連夜拔營，仍向界山前舊處安營。當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山獅駝、連兒心善正和普風在帳中議論：「宋兵大敗而去，數日不見動靜，必不敢再來，且等四狼主兵到，殺入中原，穩取宋朝天下。」三人說說笑笑，忽見小番來報：「啟上二位元帥，宋兵仍逼界山前下營，旗幟越發興旺了。」普風道：「不信他們這等不知死活！也罷，待僧家去殺他一個盡絕罷！」兩個元帥道：「我二人一同出去助陣，以壯威風。」就點起人馬，一同放炮出營。

普風大叫一聲：「宋營中有不怕死的，來會佛爺！」大聲嗆喝。宋營中一聲炮響，一將躍馬橫刀，大叫：「牛爺爺在此，禿驢快拿頭來！」普風大罵：「殺不盡的狗蠻囚，看佛爺爺來超度你。」當的就是一禪杖，牛通提起潑風刀架開杖，耍耍耍一連七八刀，殺得普風渾身是汗，回身就走。牛通道：「隨你這賊禿弄鬼，我太歲爺是不怕的。」拍馬追來！普風伸手就在豹皮袋中摸出這顆「黑風珠」來，喝一聲：「小南蠻看寶！」便拋在空中。誰想那寶珠被「穿雲箭」射壞，便不靈了，撲的一聲，落在地下，滴溜溜的轉。牛通道：「這賊禿耍的甚麼戲法，敢是要化我的緣麼？我太歲爺是沒有的嘍！」那普風見寶珠不靈，趁著牛通在那裡看，暗暗就將牛皋的「穿雲箭」，望著牛通當面射來。祇見門旗下走出一個道人，一手接去。普風大怒道：「那裡來的妖道，敢接我的箭？」就放開大步，舉禪杖來打道人，道人閃過一邊，牛通又接住普風交戰。

但見宋營的關鈴、狄雷、陸文龍、樊成、嚴成方、吉成亮、施鳳、何鳳、鄭世寶、伍連、歐陽從善等一班小將齊喊：「今日不要放走了這妖和尚！」一齊出馬來奔普風。普風慌忙向袋中取出「黑風旗」連搖幾搖，忽地烏雲驟起，黑霧飛來。鮑方祖見了，便

向胸前取出一面小小青銅鏡子，名為「寶光鏡」，拿在手中迎風一晃。那鏡中放出萬道毫光，照得通天徹地的明朗，那黑風頓息。雲開霧絕，興不起冰雹。普風大怒，就把手中鐵禪磨了一磨，口中念念有詞。那根禪杖驀然飛在空中，一變□，□變百，一霎時間，成千成萬的禪杖，望宋將頭上打來！宋將正在驚惶，那鮑方祖不慌不忙，將手中的拂塵，望空拋去，喝聲：「疾！」那拂塵在半空中也是這般一變□，□變百，變成千千萬萬，一柄拂塵抵住一根禪杖，呆呆的懸在空中，不能下來。兩邊軍士們倒都看得呆了，齊齊的喝彩，卻忘了打仗。

普風見禪杖不能打他，正待收回，那鮑方祖左手張開袍袖，右手一招道：「來了罷！」那拂塵仍變做一柄，落在手中。這普風的禪杖，就變作一條三寸長的泥鰍魚，簌的一聲，落在袍袖裡去了。這普風失了禪杖，就似猢猻沒棒弄了，心慌意亂，駕起金光要走。纔離不得平地上一二尺，被歐陽從善趕去一斧，正砍個著，一跤跌翻。余雷又趕上前，手起一錘，把普風腦蓋打開，現出原身，原來是一個不大不小的烏魚。可惜千年道行，一旦成空，可見嗔怒之心，害人不小！

當時山獅駝按不住心頭火起，把馬一拍，舉起溜金鑣，望歐陽從善頂門上蓋來。楊繼周見了，手挺雙戟，接住山獅駝廝殺。連兒心善擺動合扇刀，跑馬出陣，這裡陸文龍舞動六沉槍，飛馬迎敵。戰不上幾個回合，楊繼周叫一聲：「山蠻，你爺爺戰你不過。」回馬便走。山獅駝道：「楊南蠻，你待走到那裡去？」拍馬追來。楊繼周聽得腦後鑾鈴響，曉得山獅駝已近，回轉馬頭，發手中戟，緊向山獅駝心窩裡一戟。山獅駝要招架，已來不及了，前心直透到後心，跌下馬來。再加上一戟，自然不活了。連兒心善見山獅駝被殺，心裡著慌，手中刀略鬆得一鬆，被陸文龍一槍，正中咽喉，也跌下馬來，魂靈地趕著山獅駝一齊去了。岳雷把令旗招動，大軍一齊衝殺過去。這幾千番兵，那裡夠殺，有命的逃了幾個，沒命的都做了沙場之鬼。有詩曰：

刀兵惡戰兩交加，遍地屍橫亂若麻。祇為宋金爭社稷，淋漓鮮血染灘沙。

岳雷大軍過了界山，收拾人馬，放炮安營，計功行賞。鮑方祖對岳雷道：「元帥此去，雖有些小周折，但宋朝氣運合當中興，自有百靈扶助。貧道告別回山去也！」岳雷再三苦留不住。牛皋道：「徒弟本待要跟了師父去，祇是熬不得這樣清淨，祇好再混幾時罷。但是這枝箭，求師父還了我，或者還有用處。」鮑方祖笑道：「你不久功名已就，那裡還用著他？你且把那雙草鞋休要遺失了。」牛皋道：「徒弟緊緊收好在腰邊一個袋裡，再不會遺失的。」鮑方祖道：「你且取出來看看。」牛皋即在腰中摸出那雙「破浪履」來，拿在手中道：「師父，這不是草鞋？」鮑方祖道：「你可再細看看。」牛皋低頭一看，那裡是草鞋，忽然變作一對雙鳧，把口一張，雙翅一撲，呼的一聲望空飛去。鮑方祖呵呵大笑，駕起祥雲，霎時不見。岳雷同牛皋眾將，一齊望空拜謝。連夜寫本，差官上臨安報捷，不提。

且說這裡養兵三日，岳雷就點歐陽從善為頭隊先鋒，余雷、狄雷為副，帶領一萬人馬，為第一隊；又點牛通為第二隊先鋒，楊英、施鳳為副，領兵一萬，為第二隊；自己同眾將引大兵在後，望著牧羊城進發。但見：

龍旗展處三軍功，鼙鼓桴來萬隊行。殺氣騰騰同敵愾，征雲簇簇蓋群英。

不一日，前隊先鋒已到牧羊城，歐陽從善下令，眾軍士離城三□里，安營下寨。次日，上馬提槍，余雷、狄雷持錘在後，帶領兵卒，來到牧羊城下討戰。那牧羊城內守將，乃是金邦宗室完顏壽，生得虎頭豹眼，慣使一口九耳連環刀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手下有兩員副將：一名戚光祖，一名戚繼祖，原是戚方之子。那年在臨安擺「播臺」，逃奔至此，降了金邦，就分撥在完顏壽帳下。

是日，聽得探軍報說：「宋將在城下討戰。」就上馬提刀，帶領了戚家兩個弟兄，開關出城，過了吊橋。兩面把人馬擺列，射住陣腳，完顏壽躍馬橫刀出陣，大喝：「宋將何等之人，敢來犯我城池？」歐陽從善道：「我乃大宋掃北大元帥麾下先鋒『五方太歲』。奉將令，特來取你這牧羊城。我太歲爺這斧下不斬無名之將，快通名來，好上我的功勞簿。」完顏壽道：「某家乃金邦宗室，當今王叔完顏壽的便是。你若好好退兵，各守疆土，容你再活幾時。若是恃蠻，祇恐你來時有路，退後無門，休得懊悔！」從善大怒道：「我家元帥奉命掃北，迎請二聖，一路來勢如破竹，何懼你小小一城！若不早獻城池，打破之時，雞犬不留。」完顏壽大怒，喝一聲：「南蠻好無禮！看刀罷！」提起九耳連環刀，劈面砍來，從善雙斧相迎。一場好殺：

播鼓喊聲揚，二人殺一場。紅旗標烈焰，白幟映冰霜。戰馬如飛轉，將軍手臂忙。斧去如龍舞，刀來似虎狼。一個赤膽開疆土，一個忠心保牧羊。

真個是：

大蟒逞威噴毒霧，蛟龍奮勇吐寒光。

兩人戰到二三□個回合，歐陽從善手略一鬆，被完顏壽擋腰一刀，斬於馬下。余雷、狄雷大吼一聲，四錘並舉，兩馬齊奔，敵住完顏壽。眾軍士搶回屍首。余雷、狄雷與完顏壽鬥了幾合，無心戀戰，虛晃一錘，轉馬敗走。完顏壽也不來追趕，拿著得勝鼓進城。余、狄二人，祇得將從善屍首收殮，暫葬於高岡之下。詩曰：

星落長空逐曉霜，捐軀贏得姓名揚。水流江漢雄心壯，蓮長蒲塘義骨香。

有死莫愁英傑少，能生堪羨水雲瀟。惟看千古忠魂在，不逐寒流去渺茫。

次日，牛通二隊已到，與余、狄二人相見，說知歐陽從善陣亡。牛通大叫起來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們就去把他這牢城，不踏他做一片白地，也誓不為人！」眾人勸道：「牛哥且不要性急，諒這牧羊城也拒不住我大兵。且等元帥到來，然後開仗，方是萬穩萬當。」牛通道：「等元帥不打緊，又多氣我幾日！」不說這裡五人議論紛。

且說那裡完顏壽雖然贏一場，算來終久眾寡不敵，就連夜寫本，差人星飛往黃龍府去討救兵。金主接了告急本章，忙請四王叔上殿商議。兀朮道：「今宋兵已至牧羊城，事在危急，可速傳旨往鶴關去調元帥西爾達，先領兵去救應。待臣親往萬錦山千花洞，拜請烏靈聖母。他有移山倒海之術，手下有三千魚鱗軍，□分厲害，若得他肯來相助，何懼宋朝百萬之眾？」金主道：「全仗王叔維持！」當時即降詔書，差番官往鶴關宣調西爾達，星夜往牧羊城救應。兀朮辭駕出朝，自往萬錦山去告求烏靈聖母，不提。

且說鶴關總兵西爾達，接了金主調兵的旨意，隨即同了女兒西雲小妹，率領本部人馬離了鶴關，一路滔滔往牧羊城來。不一日，到了牧羊城。完顏壽出城迎接，進城相見畢，置酒款待，另在教場旁側紮營安歇。次日，探子來報：「宋朝大兵已到，有將士討戰。」西爾達隨即披掛上馬出城，把人馬擺開。完顏壽同著戚氏兄弟上城觀戰。祇見宋營中一聲炮響，門旗開處，一員小將出馬來到陣前，生得來：

千丈凌雲豪氣，一團仙骨精神。挺槍躍馬蕩征塵，四海英雄誰近？身上白袍古繡，七星銀甲龍鱗。岳霆小將顯威名，當先飛馬出陣。

那岳霆大叫一聲：「番將！早早投降，饒你一城性命。若有遲延，頃刻即成齏粉，休要懊悔！」西爾達把馬一拍，出到陣前，好生威風！但見：

一部落腮鬍子，兩條板刷眉濃；臉如火炭熟蝦紅，眼射電光炯炯。頭上分開雉尾，腰間寶帶玲瓏；鶴關大將逞威風，叱吒山搖地動。

西爾達大喝一聲：「乳臭小蠻，焉敢犯我疆界？快通名來，好取你的驢頭。」岳霆笑道：「我乃大宋天子敕封武穆王第三公子岳霆的便是。我這槍下不挑無名之將，也報個名來。」西爾達道：「某乃金國鶴關大元帥西爾達是也。今奉聖旨，特來拿你這班小毛蟲，不要走，看家伙罷！」提起赤銅刀，攔頭便砍。岳霆使動手中爛銀槍，架開刀，攢心直刺。刀來槍架，槍去刀迎，戰了三四□個回合。那西爾達雖然勇猛，怎當岳霆少年英武，手中這杆爛銀槍，猶如飛雲掣電一般。看看招架不住，赤銅刀略鬆得一鬆，早被岳霆一槍刺中肩膀，翻身落馬。再一槍結果了性命，岳霆下馬取了首級。宋營眾將吶喊一聲，衝殺過去。完顏壽在城上見了，慌忙扯起吊橋，播木炮石一齊打下。岳雷傳令，鳴金收軍，記了岳霆的功勞。

那金兵搶得西爾達的屍首進城，西雲小妹放聲大哭。完顏壽即命匠人雕成一個木人頭，來湊上成殮，把棺木暫停在僧寺。次

日，西雲小妹全身素白披掛，帶領番兵出城，坐名要岳霆出馬。小校報進中軍，岳雷仍領眾將出營，列成陣勢。但見金陣上一員女將，生得：

嬌姿袅娜，慵拈針芥好掄刀；玉貌娉婷，懶傍妝臺騎馬游。白羅包鳳髻，雉尾插當頭。素帶湘裙，窄窄金蓮踏寶鏡；龍鱗砌甲，鸞鸞翠黛含愁。杏臉通紅，羞答答怕通名姓；桃腮微恨，嬌怯怯欲報父仇。

正是：中原漫說多良將，且認金邦一女流。

那西雲小妹立馬陣前，高叫：「宋營將士知事者，快將岳霆獻出，償我父親之命。若少遲延，教你合營都死於非命，半個不留！」岳霆聽了大怒，飛馬出陣，大叫：「賤人休得要逞能，俺岳三爺來也！」拍馬掄槍，望著西雲當胸直刺。西雲舞動手中繡鸞刀，迎住廝殺。戰不上七八個回合，西雲那裡是岳霆的對手，便把繡鸞刀一擺，回馬敗走，岳霆隨後趕來。原來那西雲小妹曾遇異人傳授陰陽二彈，隨手在黃羅袋內摸出一個陰彈來，即扭轉身軀，望著岳霆打來。祇見一道黑光，直射面門，岳霆一個寒噤，坐不住鞍轡，跌下馬來。西雲轉馬，來取首級。宋陣上樊成一馬衝出，挺槍擋住西雲，眾人將岳霆救回。那西雲小妹與樊成戰了三四合，又向袋中摸出那個陽彈，劈面打來。但見一塊火光，向樊成臉上飛來。樊成叫聲：「啊呀！」把頭一仰，翻身落馬。虧得伍連見了，早挺起面杆戟，叫聲：「蠻婆，休要動手，我伍連來拿你也！」西雲小妹抬頭一看，見那伍連：

紫金冠，緊束髮；飛鳳額，雉尾插。面如傅粉俏郎君，脣若涂朱可愛殺！鸞獅寶帶現玲瓏，大紅袍罩黃金甲。若不是潘安重出世，必是西天降下活菩薩。

西雲小妹一見伍連生得齊整，心下暗想：「我那番邦幾曾見這等俊俏郎君！不如活拿這南蠻回城，得與他成其好事，也不枉我生了一世。」便舞動繡鸞刀，來戰伍連。伍連舉戟相迎。一來一往，戰有餘合，西雲回馬又走。伍連道：「別人怕你暗算，我偏要拿你。」拍馬追來，西雲暗暗在腰間取出一條白龍帶，丟在空中，喝聲：「南蠻，看寶來了！」伍連抬頭一看，祇見空中一條白龍落將下來，將伍連緊緊捆定，被西雲趕上來，攔腰一把擒過馬去。宋陣上嚴成方舞動八棱錘，余雷使起雙鐵錘，韓起龍搖著三尖兩刃刀，陸文龍挺一對六沉槍，一齊趕上來相救。伍連早被西雲擒在馬上，掌著得勝鼓，拽起吊橋，進城去了。岳雷祇得鳴金收兵，同眾將回轉大營，悶悶不樂。且按下不表。

先說那西雲小妹擒了伍連，回到自己營中，解下白龍帶，將伍連囚在陷車內，吩咐四名小番：「將他推入後營，好生看守。」卻暗暗的差一個心腹侍婢，叫做彩鴻，著他私下去說，他若肯降順，情願與他結為夫婦，同享富貴。那伍連初時不肯，被那彩鴻再三攬掇，遂心生一計，不如假意應承了，再圖機會，便對那婢女道：「既蒙不殺之恩，但有一事，那歐陽從善是我結義弟兄，誓同生死，今被完顏壽害了。若與我報了此仇，情願依從，並去說那岳家弟兄，一同到來歸降金國。若不殺得完顏壽，寧甘一死，決不從命！」彩鴻將此話回復了西雲，西雲正在心持兩端，疑惑不定，忽報：「完顏壽元帥差官揭著令旗來，要捉的宋將去斬首號令。」西雲吃了一驚，便叫軍士對差官說：「我父親被岳霆挑死，大仇未報，要捉了岳霆，一同斬首祭我父親的。」差官祇得回去稟復完顏壽。完顏壽聽了大怒道：「這賊婢略勝了一陣，便這般小覷我。待我明日出陣，也拿兩個宋將來，羞這賤人！」當日過了一夜。

到次日，小校報說：「宋將在城外討戰。」完顏壽聽了，便同戚氏兄弟領兵出城，一面差一小番：「請西雲小妹出城觀戰，看我擒拿宋將。」西雲小妹遂帶本部人馬，在吊橋邊齊齊擺列。看那完顏壽，橫刀躍馬，過了吊橋，大叫：「宋營中有不怕死的，快來納命！」喝聲未絕，宋營中一聲炮響，飛出一將，坐下紅砂馬，手挺六沉槍，大叫一聲：「陸文龍在此，快快下馬受縛！」完顏壽搖刀直砍，陸文龍雙槍並舉，一場好殺：

二將交鋒在戰場，四枝膀臂望空忙。一個丹心扶宋室，一個赤膽助金邦。一個似擺尾狻猊尋虎豹，一個似搖頭獅子下山岡。天生一對惡星辰，各人各為各君王。

兩個戰到四五個回合，完顏壽招架不住，大叫：「西雲小姐快來助我！」那西雲呆呆的在吊橋邊，勒馬站著祇不動身。又戰了三四合，祇得回馬敗走。剛至吊橋邊，陸文龍已經趕到，手起一槍，將完顏壽挑下城河，做了個水中之鬼。陸文龍招呼眾軍搶橋，西雲小妹忙忙叫城上軍士拽起吊橋，弩箭齊發。可憐戚光祖、戚繼祖兩個，上不及吊橋，宋軍一擁，跌下坐騎，雙雙的被眾馬踐為肉泥，三千番卒不曾留得一個。陸文龍掌著得勝鼓，隨著大軍回營。岳雷記了陸文龍大功，犒賞軍士，暗暗差人打聽伍連消息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西雲小妹回轉城中，早有完顏壽的女兒瑞仙郡主，一路大哭迎來。西雲見了，連忙下馬攙著郡主的手，勸道：「郡主且免悲傷，待小妹明日去拿那南蠻來，與令尊報仇便了。」就替他拭了眼淚，又安慰了幾句，命隨身女將送了郡主回府。西雲小妹回到營中，心中暗喜，便叫彩鴻到後營去，與伍連說：「今日完顏壽已被宋將殺死，小姐坐視不救，與你報了義兄之仇。何不趁著今夜良辰，成了好事，就將帥印交你掌管，何如？」

不因彩鴻去與伍連說出這番說話，有分教：落花有意，翻成就無意姻緣；流水無情，倒做了有情夫婦。正是：神女有心來楚岫，襄王無夢到陽臺。不知這伍連究竟如何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